

学生精品美文

缘

花开花落都是

林纾英◎著

月光融融的夜晚，燃一柱熏香，点一根红烛，
手边是透明的高脚玻璃杯，
灌半盏花雕，于妖艳暧昧中，
率一份浪漫的情致，怀一颗虔诚的心，
于浅斟慢饮，于低吟浅唱中，
去体味宋词那份无限的婉约与曼妙。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学生精品美文

花开花落都是缘

林纾英◎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花落都是缘 / 林纾英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02-07216-5

I. ①花… II. ①林…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3192号

书 名 花开花落都是缘

著 者 林纾英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任编辑 李成轩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陈淑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 × 124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7 00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216-5 / I · 95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古典遗韵 女性情怀

——读林纾英散文集《花开花落都是缘》

何志钧

文学历来是多元的，文化也历来就是多维的。文学的园地从来就非一枝独秀，而是万紫千红、百花竞放的。在人类文学史的长河中，刚健之音与婉约清曲始终相伴相随、相互映衬。如果说男性作家的文学书写多以铜琵琶、铁绰板、大江东去取胜，那么历代女性作家的的心灵抒写则多以婉约、清丽、优美见长。这些清丽婉转的女性文学为历代中国文学的长廊增添了几多细腻柔婉、轻盈明快的气息。

网名月转妆楼的青年作家林纾英女士是近年来活跃在山东文坛上的一名新锐作家。她在散文、随笔、诗词、小说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作品频频见诸《美文》《散文选刊》《山东文学》《安徽文学》《胶东文学》《联合日报》《绿野》《新潮》《旱码头》等杂志。尤其是她的系列古文化散文深得宋词的柔婉幽怨神韵，颇具古雅气息，在散文界独树一帜，很有特色，给古老的中国散文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清风，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最近，她又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这是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份新收获。

身为警察的林纾英在她的文学书写中很少职业的印痕，她的散文作品取婉约一路，柔婉似水，缠绵悱恻，与男性作家更倾向于社稷江山、家国政治的宏大书写不同，她的散文更专注于人间烟火、个体心性、情感纠葛，她的散文倾心彩绘女性性灵，显现的是一种私人情性、女性情怀。她为双卿而憔悴，品易安之凄美，她“透过千年的迷蒙烟雨，似又见多情的女词人，在藕花深处戏水争渡，在夕阳秋风下聆听梧桐细雨，在凄风苦雨中踽踽独行……”，这也使她的系列古文化散文与余秋雨等人的文化散文的沧桑感、粗粝质朴的书写风格迥乎不同。

林纾英对古体诗词颇多会心，通格律音韵，擅写古典诗词，她的《感赋》



典雅周正，颇具古风：“着意感情向小诗，/星河顾影意痴痴；/文君奉酒嫌樽浅，/骚客弄词恋笔奇。/斗墨未能描寸意，/薄笺当幸会高技；/云风无语但心许，/寒玉半弯夜静思。”她的散文在行文中也常常夹杂自己写作的古体诗词，作品古色古香，很有古典气韵。而她的个性气质、她对历史上才女情感和性灵的深入体察本身也与宋词的意境非常合拍。在曾获得《山东文学》征文一等奖的《多情似我以卿狂》中她曾谈到自己对宋词的感悟：“最好是在沐浴更衣后，撇开光电，月光融融的夜晚，燃一炷熏香，点一根红烛，手边是透明的高脚玻璃杯，灌半盏花雕，于妖艳暧昧中，率一份浪漫的情致，怀一颗虔诚的心，于浅斟慢饮，低吟浅唱中，去体味宋词那份无限的婉约与曼妙。”宋词的优雅、宋词的忧伤、宋词的浪漫、宋词的私密也深刻型塑了她的散文模式。在她的笔下，南宋的朱淑真、李清照，清代的贺双卿，近代的冯小青个个栩栩如生，个个充满宋词的幽怨，洋溢着宋词的艳丽，像宋词般细腻。即使写的是历史上的男性人物，如文笔纤细精致的北宋词人张先、一代文豪欧阳修、宁负如来不负卿的情僧仓央嘉措，她关注的也是他们社会地位之外的情感波折、心路历程，大肆铺排的是他们的“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于是她笔下的这些男性文豪身上也洋溢着浓浓的宋词式的缠绵悱恻情调。《万叶千声皆是恨》中她走进欧阳修的情感世界，透过史书上所做的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生硬评价，剥离出了他妍美幽约、哀感顽艳的情感内质。在她的这些系列古文化散文中，林纾英总是把自己的情感糅进文字，把意象浸泡在自己的灵魂中，作家的性灵与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纠葛由此缠结融汇，变得难以区分。当她写仓央嘉措时，她写道：“这一日，我站在纳木错湖畔，不为凭吊，只为仰望你的大成。这一月，我轻念你的诗词，不为平仄，只为重温你的圆满。这一年，我走过了你曾经的路径，不为葱郁，只为丈量你生命的精彩。这一刻，我敲打着心灵，不为取舍，只为刻录下你佛前爱的真言。”在她的笔下刻绘的这个仓央嘉措与作者自己的性灵显然已融为一体，难以分割。在《朱淑真 潸然看断梨花落》中，作者“夜读朱淑真，谙朱淑真情致，感朱淑真情痴，怀其伤痛，悲其一生”，“病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才情俱妍、红颜薄命的南宋才女朱淑真一路走进了作者的内



心深处，令她深深感惋，扼腕叹息：“遇到你是我人生最美丽的邂逅”。“遇见你在那个多情的季节，总似我多年的梦寐，多少次虚拟的想象与你牵手的百景千情。”缠绵悱恻的情感题材、如诗如画的细腻文笔、追思感怀的思古幽情使得林纾英的散文具有着浓浓的古典气韵，在当代散文界独出机杼，特色鲜明。

人性和情恋是文学永恒的书写对象，以钩沉之笔、思古幽情重叙文人与仕女的古老爱恋悲剧成就了林纾英的散文。那伫倚西楼影壁的一树树孤寂的情影既具历史感，更写满情恋的沧桑。在林纾英的笔下，两个人的爱情也是整个人类追索生命真谛，向往人性自由舒展的象征。主人公爱情和婚姻的悲惨结局总是与世俗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缺陷具有着共生性关系。由此，情恋不仅仅是一种私密人生际遇，同时也与人性的升华与没落、世风的清明与衰颓息息相关。相信林纾英在将来的文学书写中会更娴熟地演练情感的文字，穿越一己情感的庭院，穿透历史尘封的烟云，在她的作品中更自觉地凸显对人性、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深沉体味，以清灵之音通过另一种朝圣的路径抵达人类情感和生命的绝美胜境。

（何志钧：烟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地域文化生产与开发研究室主任）



情感是我创作的动力（自序）

当我的文章见诸报端的时候，当我的作品被杂志刊载，有人说：很喜欢你的文章，清丽、婉约。还有人问我：你的文字有种特质，这特质是怎么来的呢？我会不假思索回答：爱好 + 情感 = 动力的时候，我已坦露了我创作的所谓“秘诀”。

有人说，不但你的文字，你的人也很有气质，无论表象还是内在，总给人诗意的感觉。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吧，我总是多愁善感。在很小的时候，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就赋予了很多的浪漫情怀。时光抹去了我人生很多的记忆，却总抹不去家乡在我脑海中深深的烙印。生活中很多的场景，总能引发我对儿时家乡的那条婉约缠绵的小河，那堵早已经灰飞烟灭的土墙，那盘久已沉埋于地下残缺的磨盘等等物事的感念。更有那些自己喜欢的，一直追随着儿时屁股转，后又被母亲宰杀的鸡们，所有的情景都深印于脑海中，挥之不去，唤之却又不回。

应该说，是儿时淳朴乡情民风的涵养，致使我的骨子里，存进了很多农村土性的质朴、率意和天真，更酝酿了我一溪春水般婉约的情怀。记得很小的时候，我钟爱的那只大公鸡让母亲宰杀后做了年夜饭，我伤心得一个新年没有过好，从此教会了母亲不再宰杀自家养的鸡。我的生活中总是被人和物的情愫左右着，多少年后仍跳不出情感的樊篱，即便是进了警校、警营，从事着生硬的职业，也改变不了我柔软的情肠。思绪每起，便有了《那一席父亲母亲的炕》《斯人既去了无声》《与奶奶有关》等充溢着乡情、亲情的文字。在一些读者眼中的这些所谓的好文章，其实只是我心中的一种没有掺假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再现，妈妈的朴素善良，奶奶的平和温柔，大爹先是斯狂后又归于沉寂平淡的人生，都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存在。我写作的主旨就是将自己的感情糅进文字，把滞涩的方块文字放进自己内心世界去浸泡，让其也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骨血味道。

著名作家王聚敏在他的《中国文化与散文——漫谈上世纪的散文创作》一文中关于散文的写作，有这样一段话：“散文家的创作过程应该是



以情感为经，以事件为纬，以文学语言为手段，最终为读者提供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从而彼此产生一种灵魂的碰撞和共鸣。”我每一篇文章创作，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着这一创作路线，尽量剔除那些枯燥的说理性文字，在创作风格上致力于以情动人，让读者陷入我的情愫中，和着我的文字节奏，与我一起在文字中体验生命的情感，达到写与读情感和谐共鸣的目的。

在进行这类文章的创作时，我总是把自己糅进自己制造的文字意境里，去发酵，去酿造，反复的润色、回味与体验，使情色、景物饱满膨胀至一发不可收。记得有句话：人，首先是要战胜自己，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战不胜自己就战不胜别人，我把这话略作变动，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就是：一篇好的文字，首先要使自己感动，只有感动了自己才可能感动别人，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更别奢谈让别人叫好。所以，每篇文章结束后，我不但要潜心，更要嵌身于文字中，反复地体验、纠正，直到自己被自己的文字所感染、感动。甚至有的读者在读我的文章后，会说：太感人了，我要哭了！

相对于散文随笔之类，其实我最钟爱的还是古体诗词，我最初的创作是从古诗词开始的。尽管我深信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这个道理，由于我天性情感细腻，朋友说我有诗人特质，是的，每当内心苦闷愁结的时候，我就会诗意勃发，情感会借助古诗词的形式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并从风格上走了极端婉约的路子。似乎每首诗、每首词都哭哭啼啼，直哭得天昏地暗，直逼黛玉葬花，因此，在天涯诗词比兴板块，我被诗友冠以了“葬花派诗人”的雅号。

我总认为，写文章必须贵在情真，不管是写今人还是古人。特别是写古人，由于时代的隔膜，身世的不同，若想洞穿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就必须从大量的资料中获知其身世和感情色彩。我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将自己做了主人公，全身心地嵌入故事情节中，我用真情去体验、去演绎她们的故事，她们的情感，撒出她们做我故事审视人。我写《朱淑真 潸然看断梨花落》，写冯小青《多少恨 都分赴清寒》，写贺双卿《春不见 幽恨莫重提》，无一不是这样，我常常边写边落泪，只如我是在向世人叙述我的境遇、我的生活、我的悲伤与激动震颤。有朋友曾用这样的话来评价我《衔恨只同天上月 未晓年年向谁圆》一文：“痴人儿，情痴，人美，文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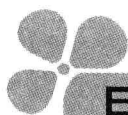
美。叹服，叹服中！文字出神入化，已入幻境。读这样的文字，哪怕它是摆在面前的一杯毒酒，也让人有种一饮而尽的冲动。”由于我写了为数不少的才子佳人，并且多是以婉约基调俘获人心。读多了我文字的朋友，按照我情感赋予的内容亲昵地称我为“林妹妹”。

在我这系列文字中，大多数写的女性，我写她们的情感，写她们的悲哀。在写她们的时候，我已融入她们，或者成为她们的替身。千变万化，我总离不了一个“情”，离开了情，我的文字就没有了灵魂。这也许就是莎士比亚所说的“永久不变的人性”吧。对人如此，对自然界灵性生物，对刻板的山水，我都用心去体验，用情去刻画演绎。我曾经喂养过一只叫小柔的猫咪，它那痛苦地离世的表情，那双留恋世界的眼神，每每回想起，都使我心酸落泪。因此就从心灵出发，有了《曾经那一份温柔》这篇文章。

我对每一篇文章的选题，总是认真而慎重，有时一天，有时甚至达半月之久，反复斟酌，反复酝酿，直至情感积蓄到膨胀至极之时，便有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创作激情，按照腹稿中的思路不加多大思考地一气呵成，事后再略加润色。毫无疑问，其间蕴藉着我丰富的情感色彩，将自己的真情实意糅进了我的作品中，从而使文章有了一种感染力，以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何必经意》《你是我永远的心痛》都融入了我的真情实感。

我从事文学写作已近四年时间，文字是枯燥的，但是浸淫了饱满感情的文字就是鲜活的。这，就是我对自已文字创作的一点感悟，是我创作的动力。





目 录

第一辑 谢了春红

多情似我以卿狂·····	003
朱淑真 潜然看断梨花落·····	007
春不见，幽恨莫重提·····	011
宁负如来不负卿·····	016
万叶千声皆是恨·····	025
李清照 为伊消得人憔悴·····	030
多少恨 都分赴清寒·····	036
衔恨只同天上月，未晓年年向谁圆·····	041

第二辑 竹声冰澈横梅影

梦中章节·····	053
魂灵絮语·····	058
钟情什么·····	060
游走在历史的边缘·····	065
花语·····	069
蒲公英的种子·····	072
乡愁是一种内心情感的丢失·····	074

第三辑 与之相关的幸福

母亲的天空·····	083
------------	-----



那一席父亲母亲的炕·····	090
与奶奶有关·····	094
斯人既去了无声·····	100
苍老的父亲·····	104
母亲的身影·····	107
你是我永远的痛·····	111
曾经一份温柔·····	114
你是千里之外另一个我的存在·····	118

第四辑 机场女警手记

超级粉丝·····	125
我是不是真的很老·····	126
午夜大刀·····	128
读一本书·····	129
看谁狠·····	130
一个相声演员·····	131
想偷飞机轮胎的小伙子·····	132
吃自家人的亏也不算亏·····	133
女精神病人·····	136
令人头疼的孩子·····	138
老总出马·····	139
白天不懂夜的黑·····	140
为情出走的未成年少女·····	141
不见她，有点牵挂·····	142
父亲·····	143
可爱的醉汉·····	144



一条老狗·····	146
-----------	-----

第五辑 花开花落都是缘

水墨里的婺源·····	149
性本爱丘山·····	154
期冀千年的美丽·····	160
花开花落都是缘·····	164
走近萧关·····	168
在沂水地下大峡谷·····	176

第六辑 我观悠远之齐鲁

泰山封禅·····	187
齐鲁文化之儒学·····	190
文化分野·····	195
仁孝尊亲·····	199
附录·····	202



第一辑

谢了春红



多情似我以卿狂

内心里总觉得，要读宋词，是需要一个相谐的环境的。最好是在沐浴更衣之后，月光融融的夜晚，撇开光电，燃一炷熏香，点一根红烛，手边是透明的高脚玻璃杯，灌半盏花雕，于妖艳暧昧中，率一份浪漫的情致，怀一颗虔诚的心，于浅斟慢饮，低吟浅唱中，去体味那份淡淡的婉约与曼妙。

烛光摇曳，月影朦胧，心游室外。暮色中，我看到从古宋词中向我缓缓走来的词人张先。他离我越来越近，我慢慢看清了他的容颜，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须眉皆被雪，精神却不与岁衰。

月光下，我见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晶亮起来，也慢慢迷离起来。这个历史上最花心最风流词人，这个迷倒万千美女的风月场里的花魁，他向我伸出手来。我没有犹豫，也许是因了这月光太旖旎，也许是他当我面吟唱的这首《水仙子》拨动了我的心弦，此时的我也些许的迷离。

我把手轻轻地递与他，被他暖暖地轻轻地握住，在柔媚的月光下，我怀揣着一份崇敬，感悟他的《天仙子》，听他低低的心语：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觉出来了吗？我在伤秋，我的来年不会太多了。”我没有劝慰他，因为我们都明白这的确是毋庸回避的事实。我点点头，有点伤感，为他的来年不多，为他身后词坛的文藻的缺失。

我感受到了他寄寓词中那强烈的惆怅。此片首三句，歌兴曲阑照无暖，借酒浇愁人更愁，午醉过后酒先醒，未却半分一如愁。这份意境，我把他与冯延巳的《鹊踏枝》有效地联系了起来：“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笙歌散尽，欢宴已昨，年华难觅，惆怅如今谁共我？“临晚镜，伤流景”。在这里的晚，既是时辰向晚，也是他对人生的末路哀叹。这里的镜，既是他菱花映白发，也作他心境的谐音。他哀叹晚境凄凉，惆怅屡屡，时不待我。



春去春回，隐含了他对少年风流往事许多的追忆与怅惋，与下笔“往事后期空记省”句相互照应来读，更能加深对这层意思的理解。空，不仅在他的内心，也在他的身体，老来许多的想象都不能身体力行，空有激情，都只能付诸无奈，只能在往事中追寻一份干涩的记忆。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我更喜欢这下片，相对于上片，更见佳境。意韵的空灵，工美，可谓极致。

夜幕渐合，信步闲庭，昏暗的池边沙岸，一对鸳鸯交颈并栖。忽而风起，将重重乌云都吹散，月光融融泻下。月下，花枝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云破月来花弄影”，他信手一“弄”，巧妙工致，把花的妩媚、月的娇娆，恰到好处地点染出来。前边是伤春怅春，到此时，一字之弄，全部转换了性情，诸多的旖旎与无限的欣悦尽于此句中展现出来。沈际飞《草堂余正集》有评他的一字之妙：“心与景会，落笔即是，着意即非，故当脍炙。”杨慎《词品》亦有语：“景物如画，画亦不能至此，绝倒绝倒！”而我在此时，面对着他拊掌一赞：“画龙点睛，莫非如此，绝妙绝妙！”虽不自量力有抬高自我与贤齐的嫌疑，慨叹之余，也无论他人笑我。马屁如斯，更无论他笑否！

思绪偕他当朱楼画阁。怕风熄了红烛，将帘幕密密地遮拢，却还是挡不住风中那丝丝的寒意。烛光摇曳，歌罄宴罢，夜已深，人初静，我的内心却还不能平静，室外那一片姹紫嫣红，可还明艳许久？怕只怕应了这间意境，因了这些许的春寒，明日残红落遍花间小径！

相对而坐，他自斟半盏杏花村。正可谓，花雕妖冶，映我红颜。白酒离离，衬他眉似雪，发如霜，一个白字正合他模样。

我与他相对，时空跨度千年：“子野，人都说你词揽三中：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故唤你张三中。”

“其实，我更愿意他们呼我张三影。”张先拨弄着他青筋毕露的手，“我最得意《天仙子》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剪牡丹》中‘柳径无人，坠飞无影絮’，《归朝欢》中‘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这三影才是我平生得意所在呢。为何人不冠我张三影？”



于无言一笑中，我们已会意，文学史上早冠与了他张三影。

放过面前杯中酒不用，他伸手取过我抿过的花雕女儿红，一口咽下。对着杯中残红挂壁，他似有无限的流连。他若有若无地喃喃自语：“我还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之称，也有桃杏嫁东风郎中之雅号。”我没有打断他，我静静地等待他的下文。我知道，到了他这般年龄，好回忆，喜欢被人倾听，我决心做他忠实的听众，除了对他的一份崇敬，美女心中渐渐地起了爱慕英雄的情结。

可惜，他虽才倾天下，却不是个专情的情人，道他滥情当不为过。待字闺中的我，虽懵懂，却也明白，他绝不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他为人天性粗放，诗酒终年，崇尚人生及时行乐，善于追逐一夜情。

他是那个年代最花心的词人。他的每个花心故事似乎都是伴有诗词串烧的佳话。

张先在玉仙观邂逅美女谢媚卿，两情相悦之际，张先为谢女留下了《谢池春慢·玉仙观道中逢谢媚卿》：

缭墙重院，时闻少、啼莺到。绣被掩余寒，画阁明新晓。朱槛连空阔，飞絮知多少？径莎平池水渺。日长风静，花影闲相照。

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秀艳过施粉，多媚生轻笑。斗色鲜衣薄，碾玉双蝉笑。欢难偶，春过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调。

他曾经疯狂地喜欢过一个小尼姑，为此他深夜爬墙与尼姑约会。写有一首《一丛花令》：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笑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

为捧红一歌女，他甚至挖空心思为喜爱的李师师姑娘创制了新的词牌《师师令》。

在我面前，他毫不隐讳他是最花心的词人，直道他也是最喜欢娶小妾

